



陳復生

### 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

1924年9月，第一次有記錄，周恩來曾經到香港。當時27歲的他剛剛由歐洲學習回國，途經香港，還住在香港大學，探望他一位當時在港大唸書的中學同學，這位南開的老同學就是李志仁，他在北京大學畢業後，就到了香港大學繼續讀機械工程，取得學士學位，後來回到北京出任新中國鐵道部的副局長。

關於周總理在廣東的事跡，我在攝製紀錄片《感恩東來愛香江》時，特別請教了跟我合作文化交流多年的好友廖心文主任，她在中央文獻檔案研究室專責周總理生平事跡的研究工作。

在解放以前，周恩來曾經到香港3次。第一次1924年住在港大的時候，他已經是青年職業革命家，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委派，在廣東參與領導廣東的大革命。另一次來香港，是在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之後，曾經南下到潮汕地區的海陸豐，當時他染上重病，還坐船來香港醫病，住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養病。第3次是1928年3月到4月，中央派他到香港召開廣東省委的擴大會議。

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在客觀環境因素下，周總理再沒有前往香港，但是他對香港仍然十分關心。其實，當時祖國早已可以收回香港，為什麼沒有進行呢？

廖主任接受專訪時說：「周總理是參與香港決策的一個重要決策人，主要是和毛主席在

一起，那麼我們對香港的政策，如果說從新中國建國前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可以用兩個八字方針來概括，就是16個字，那麼前一個八字方針就是「暫不收回，維持現狀。」

原來，當時美國不承認新中國，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禁運。英國承認新中國，但英國卻一直追隨美國。周總理考慮到國際戰略形勢之後，認為不能用狹隘的領土觀念來看待這件事，認為與其讓香港落入美國人手中，不如仍放在英國人手中，同時也可以通過香港爭取外匯。所以定下「暫不收回，維持現狀。」

廖主任續說：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，就是通過我們研究周總理當年的一些講話，主要是8個字『長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』。當時周總理和香港工委的很多領導都有一些談話，概括起來就是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人員，就是在政治上考慮到香港還是在英國人統治之下。」

當時，中國只剩下香港作為經濟港口，因此需要「長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」，香港的經濟地位非常重要。周總理還批示在香港的央企，制度是社會主義式，管理方式是資本主義，勞動人事的管理是統戰形式。廖主任又說：「那麼暫不收回？不是就不管了？周總理說『暫不收回』，不是說我們就不管了，如果不管我們對不起祖宗，也對不起後代……」



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廖心文（左）透露在解放前周總理曾到過香港3次。作者供圖



文公子

### 推動數字化經濟須實幹

財政司司長於2月23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宣布，為進一步紓緩中小企在疫情下的周轉壓力，將「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」計劃下，每家企業最高貸款額由18個月僱員薪金及租金總和，提高至27個月，上限由600萬元增加至900萬元，最長還款期由8年延長至10年。換言之，合資格的中小企可額外多申請9個月的「救命錢」。文公子一向主張，保住中小企的生存，就是保住就業。財爺此舉，絕對是德政。

財政預算案中亦提出，政府將配合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，將香港發展為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，未來將繼續透過創科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及提升長遠競爭力，並提出將繼續投資發展創科及數字化經濟、鼓勵科研、吸引投資、培育人才、鼓勵企業善用科技，繼續發展電子化政府服務及開放數據等，都是有遠見的政策。

財政預算案提及政府將成立一個「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」，以加速數字化經濟進程，成員包括專家學者、業界精英，以及相關政府官員。本港歷史最悠久、最具代表性的資訊科技專業機構香港電腦學會，也對此表示歡迎，並樂意以專業團體身份參與及提供意見。

數字化經濟是香港未來經濟命脈所在，各行各業亦宜加速數碼轉型，政府亦應致力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，因此如能有一個統籌如何推動數字化經濟之機構，將令進程事半功倍，因此，文公子希望新成立的「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」，可以承擔實幹的責任，不要淪為只在形式上收集專家意見，但實質上最後一事無成的「口水會」。要實幹，就應有考績。因此，文公子非常同意香港電腦學會所建議，應該由副司長級的高階官員，領導「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」，並定下年度工作成果指標（Key Performance Index，簡稱KPI），為香港推動數字化經濟和智慧城市，定出落實各項工作的分期目標、路線圖及時間表，並定期檢討進度。

政府要推動數字化經濟與智慧城市，更應以身作則，完善各項電子政府服務。財政預算案提出已預留6億元，在未來3年進行一次全面的電子政府審計，檢視各政府部門利用科技的進度，並通過科技及創新方案，協助部門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。其實，香港的創科水平非常高，如政府能優先採購本地科技企業的產品和服務，既能有助推動政府運作數碼化，也有利本地創科行業發展，絕對是一個共贏的方案，政府不妨考慮。



車淑梅

### 入行39年 陶大宇「倒轉地球」

「師奶殺手」陶大宇最近因水濺式的《倒轉地球》演出人氣飆升，再約見面，大宇哥精神煥發是因為正在走運？他笑言只是自己健康了，特別在10年前戒了煙，「這是一個戒煙奇跡，其實吸煙真的好奇怪，開心時要抽，不開心時更要抽，那是漂亮的藉口。我18歲開始吸煙，社會上沒有吸煙危害健康的教育，當時以為自己大個仔了，入行後更刻意學習抽煙的姿勢，再者等理位之時人人都煙不離手的……40多歲時，醫生問我有沒有吸煙習慣，我話平日一天一包，可以變成抽幾支，他即指正一包跟幾支有什麼分別？不如戒掉罷。當時為了健康，自己又怕死，我決心去戒，我沒有獨特方法，也沒有用代替品，只是死忍爛忍，忍了1個月，再忍3個月……直至我嗅到煙味像塞住個肺，感覺厭惡好臭，結果我靠堅持一次戒煙成功了，這是送給自己的最好禮物。」

其實大宇哥入行39年，更贏得了「師奶殺手」的稱號，原來他初時並不習慣，「那時我都好年輕，應該是少女殺手，或者小朋友殺手啊！哈哈……不過漸漸也習慣了這個綽號。最近知道黎耀祥（祥仔）不時在訪問中提起我，我要多謝他，我們的感情由拍《影城大亨》開始，60多集拍了八九個月，天天相對，感情開始建立。我要再次澄清我並非什麼大恩人，他買樓有同我分享，我找他拍檔登台，完全不是因為什麼供樓原因，主因我們拍完劇不捨得對方，我想用工作去延續友誼。」

「祥仔好念舊，好久之前，我們在酒樓合作做騷，我做司儀和唱歌，他扮羅記，我送了一條好妖的螢光綠吹給他做表演……多年之後，他在電視訪問中依然提起那條吹，更Kcep到今天。祥仔念舊，他做3次視帝我覺得還不夠，他苦盡

甘來之外，再加上自己的努力，大家一見到他的成就，第一件事不用多說先拍手！我們好好感情，雖然最近碰面少了，但都好留意對方！」

大宇哥1997年離開了TVB往外發展，「其實我服務過不同電視台，但我從未簽約亞視，我只是在外邊拍劇在亞視播放……最難忘拍《縱橫天下》系列我扮江湖大佬，對收視好大期望，拍得好辛苦，那次從船頭跳海，位置有四五層樓高，我沒有用替身，親自上陣，我有足夠心理準備，可以應付得到。跳完後才識驚，因為我直插下水插得好深，久久未能爬出水面，開始飲水，再堅持才上到去……登時他們拋水泡給我，耳邊滿是歡呼聲和掌聲。回到家裏發現耳朵流出少少血水，可能是水壓的問題，當時工作極忙沒去見醫生，漸漸也忘記了，幸好沒有後遺症。可惜《縱橫天下》收視不像預期，我不開心和失落，後來我發覺好多事情都是由心出發，交代到自己和別人就不要太認真執着了，否則會失望，負面情緒令自己更傷。」

大宇哥自言入行數十年最難過的就是去年疫情下的9個月，「我坐在家中，藝人要在工作裏爭取優越感，無論大事還是小事，我都有個宗旨，小事當大事做，並非上洗手間哈哈，是對工作的態度，沒工作時好痛苦，我靠煮飯、運動度日，心情好負面，直至疫情稍為穩定，我才決定再北上工作。入行以來，我依然可以在跑道上跑，證明自己並無入錯行，唱《倒轉地球》意外人氣急升，我要在空氣中向華哥打個招呼，希望他不要怪我，搞到他首歌這樣，哈哈！我只想帶歡樂給大家。」

多謝大宇哥，請他繼續唱落下去、潑下去，為我們帶來正能量。另外，我相信他以後不唱《倒轉地球》，大家不會放他走哩！哈。



陶大宇（左）話同黎耀祥相識多年，友誼好。作者供圖



路美

### 疫情下的新工作

在疫情下有好多人都很辛苦生活，近日常收到消息中央會全力支持香港，感覺安全。但我在疫情下無意之中參與了一個新的part-time工作，就是幫手做一些確診地方消毒清潔的工作。

在這幾年，有很多新公司因疫情引入了很多能夠殺死病毒的消毒器材及消毒劑，我便遇上了其中一位朋友他就是做這個工作的，他說需要大量part-time人手幫忙，所以我勇敢地接下這份工作。老實說，如果是確診的地方，我們去消毒當然是以全副裝備上身，安全保護自己，但都要有膽量、有勇敢才可以，因為始終是到有人確診的地方工作。除可賺錢之外，最重要的便是可以幫到一些有需要幫忙的人；因為他們可能是幾個人在家中住的，如果有一個確診在房間內，其他地方也有危險，所以我會第一時間安排去消毒，盡量令到其他的家人避免染疫。

在病毒之下，人人都要懂得自我保護，消毒工作絕對是這兩年

新興的行業，雖然以前也有人做這份工作，但沒有那麼多的需要，現在需求量就非常之大。不過在參與清潔消毒訓練期間，讓我大大提升消毒的意識，這個對我也很有幫助。事實上，你走在最前線面對病毒，不能不講香港的醫護人員是值得讚賞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！

我有一個朋友本身已經在家中工作，就是因為在樓下超級市場買日用品時，不小心感染病毒在家隔離，真的病毒無處不在，太容易傳染，所以平日我回到家也習慣在門口向身上噴上酒精消毒，怕自己不知道會不會在外面接觸到病菌，每日回家清理好才安心在家中休息，心情也變得沉重。

現在口罩、消毒搓手液、眼罩、面罩已經是我們日常需要的日用品，所以提醒大家，最重要的是令到自己除了不被病毒感染之外，心靈健康也是重要的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如何令到自己心靈平衡安穩，希望大家一齊努力打贏這場疫情。



鍾倩

### 烤地瓜

沒有烤地瓜的冬天是不完整的。街巷一隅，白鐵皮套的圓筒爐子，爐子上蹲着隻鐵盆，旁邊站着一個老大爺，聲音洪亮如鐘，身着軍綠色棉大衣，他戴着棉絮破綻的舊手套不時勾開爐腔，翻弄地瓜，神情專注，從他的身邊走過，我又倒了回去，原地呆呆地看了一會兒，不禁勾起好多往事與回憶。

烤地瓜是冬天的入場券。今年冬天冷得早，下第一場大雪那天，我就饑烤地瓜，從外賣上搜了一圈，大都是電爐子烤製，頗為失望。後來，輾轉打聽到小區附近一家炒貨店有售，且是中午才烤，眼巴巴等着買來，吃上了第一口烤地瓜，感覺還是差強人意。我貪戀的是剛出爐嘶嘶哈哈的熱乎勁兒，燙嘴，稀甜，用紙托着，手也暖和，直蔓延到心裏。

記得上小學，大雪天裏，放學回家，我故意在後面磨蹭，因為大院門口三叔家賣烤地瓜，我一眼一眼瞥過去，就會有人招呼我，「來，凍壞了，拿塊地瓜吃！」我猛地吸吸鼻涕，飛一般跑過去，雙手接過熱氣騰騰的烤地瓜，稀甜，噴香，心裏樂開了花，但每次回家都被父母發現，聞到我身上有炭火味，少不了一頓挨熊。

很多人問過我怎樣與文學結緣，或許就與三年級的那堂作文課不無關聯。當時，我們那一級有兩個班，我們班的語文老師休病假，只好請一班班主任王老師過來代課，作文課是每周兩節連堂上，王老師以《濟南的烤地瓜》為作文題目。她啟發我們如何調動感官和味覺，我聽得入了迷，直嚥口水。也許是王老師聲情並茂的講述打動了我，我來了靈感，一氣呵成，下課前就完成了，而且沒有錯字，也不用再磨抄一遍了。待下周作文課上，我的作文被王老師當做範文朗讀，我是說不出的高興，還伴有些許害羞，臉蛋發燙，燒得和地瓜爐子一樣熱。我至今記得開頭是這樣寫道：「烤地瓜是濟南的特產，也是最平民的小吃。」其他不少同學，都不約而同寫到了自己生病時，父母頂着寒風騎車滿城跑買烤地瓜的場景，被王老師批為「造假」。從那以後，我的作文大有長進，老師勾畫的波浪線和紅圈圈逐漸增多，語文成績也名列前茅。

烤地瓜是冬天的親切問候。詩人路也寫道：「天愈來愈冷，心卻冒著熱氣/我抱着一棵大白菜/頂風前行，傳遞著體溫和想法/很像英勇的女游擊隊員/為破碎的山河/護送着雞毛信。」每次讀到這裏，都有種氣吞山河的豪邁與柔情。我覺得，地瓜也能擔負起這樣的使命——它與白菜一樣卑賤、打凍、親民，又讓人值得信靠，甚至患難與共。親年冬天我剛出院，家裏日子過得緊巴，上頓地瓜黏粥，下頓也是地瓜黏粥，一家人圍坐，吸溜吸溜轉着碗沿喝得微微冒汗，再冷也不覺得冷。每次做飯母親都帶上套袖，舉着菜刀削地瓜，邊削邊遞給我一塊嘗嘗，有時候也放上幾根胡蘿卜；把大鍋鏟在蜂窩爐子上，「咕嘟咕嘟」響的時候，就快熟了，滿屋子暖烘烘的，鍋沿上浮着一層黃澄澄的地瓜油，很是好看。如今，用蜂窩爐子煮地瓜黏粥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，白鐵皮套的土地瓜爐子也很少見了，就像家庭相冊被剪去了幾頁，一陣惆悵。

不得不說，烤地瓜與大雪天更配。《紅樓夢》裏，曹雪芹在第49回和第50回均寫到下雪天，大家身着奇裝異服，喝酒作畫，即景聯句、踏雪尋梅，還在蘆雪庵烤鹿肉，那日子過得叫一個愜意。誰能想到，琉璃世界之外下着一場更大的雪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《赴淮舟行雜詩》中寫道：「客程過大雪，家信只空函。或問淮南事，中冷水一飢。」一個「冷」字，暗含淮南的饑饉和貧寒，與大觀園裏的命運走向出奇一致，換句話說，

曹雪芹流浪街頭比他父親好不到哪裏去。

在小說中，曹雪芹把雪的隱喻用到極致——他最擅長的是不着一字，不留痕跡，以園林造景來烘托悲劇底色。比如，妙玉寄寓的櫺翠庵，寶玉「走至山坡之下，順着山腳轉過去，已開得一股寒香拂鼻。回頭一看，恰是妙玉門前櫺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，映着雪色，分外顯得精神，好不有趣！」一個超凡脫俗的宗教之地，紅梅依次燦爛綻放，形成對比。無獨有偶，李紉的稻香村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青山斜阻，轉過山可見黃泥矮牆村居，與「噴火蒸霞一般的數百枝杏花」構成反差，讓人不由得感嘆，「一株竹籬茅舍自甘心的老梅」也難抑內心的複雜波瀾。青山斜阻與山屏橫亘，把家與守寡、被迫與壓抑襯托得淋漓盡致，指向命運的殊途同歸。可見，曹雪芹以雪寫「雪」，既是對家族沒落後的悲憫與慈悲，也是以凜雪精神彰顯君子性格。據說，「雪芹」二字就是出自蘇東坡獨創的美味「春鳩膽芥菜」，「泥芹有宿根，一寸嗟獨在。雪芽何時動，春鳩行可喻。」如此可見，此前的雪中大聯歡，不過是一種背景鋪墊，嗨到極致轉樂成悲，這讓我想到木心的詩句，「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。」

我貪戀的其實是人世間的樸素真情和拳拳溫暖。那上下竄動的爐火，把地瓜烤得外焦裏嫩，壞紅可愛，叫人垂涎欲滴，想起童年的記憶，想起過往的經歷，想起隆冬的盛大美好。大約4年前的那個冬天，晚上我應邀去過圖書館報告廳給大一新生做講座，報告廳上面露天，也沒有暖氣，凍得我不停地呵手跺腳。剛回到家，就有同學氣喘吁吁追了過來，塞給我兩塊烤地瓜，「老師，今天凍壞了，趁熱吃。」我的淚水在眼眶裏打轉，那分明是一爐冬天的溫暖，蓋着愛的郵戳，永不褪色。



梁君德

### 印章的妙用

筆者自學書法以來，便開始用印章。幾十年下來，不論好醜，印章也有一堆，雖未能成齊白石那樣的百石富翁，也有好幾十方。篆刻家何國勳說，書畫家從來不嫌印章多，幾乎人人皆用時方很少。

古時候，印章的主要功用是作為取信於對方的標誌，《後漢書·祭祀志》中說：「自五帝始有書契。至於三王，俗化難文，詐偽漸興，始有印璽，以檢奸萌。」古代的官員都有個官印，上任時必須帶上，這是身份證明，也是官員們行使權力的信物，一般在製印材料上刻有文字，註明某某官員之印，如「丞相之印」、「御史大夫之印」等，也有註明某某官府之印的，在發布行政命令的文件上加蓋上官印，即成為一份標準的正式文件，官印也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公章。

後來，文人也開始流行用印章。文人在自己的書畫作品上蓋上自己姓名印章，以證明那件作品是自己的原創真跡。慢慢地，普通書畫家都習慣了在作品上用印，這除了輔助說明藝術作品的作者之外，也增加作品構圖和色

彩的美感。一幅沒有作者蓋上印章的作品不算上完整的作品。

除了姓名印章，書畫家還用很多閒章，印文多為古今哲理警言名句、詩詞、箴言句章。有些篆刻家還刻自嘲圖章，如清趙之謙刻有「為五斗米折腰」、清陳鴻壽刻有「我書意造本無法」、清黃易刻有「畫梅乞米」、齊白石刻有「老夫也在皮毛類」、李可染的「白髮學童」等等。好的印章與書畫配合便成高雅藝術品，絕非可有可無的「閒章」。

由於書法有篆、隸、草、楷、行，風格各異、字的大細又不盡相同，落款時便需與之配合，畫亦因形式、內容等不一，用印也需考慮，因之書畫家需很多印章。

一般而言，用印章的定是書畫家本人，但有趣的是，中國藝術作品市場形成了之後，出了所謂「掌印夫人」，就是書畫家的夫人將書畫家丈夫的印章「收起」，待買賣書畫的夫人取了潤筆，畫家夫人才取出印鑒在作品上用印，這是書畫家為了拒絕「吃白食」者無償索書畫而設置的「護身符」。所謂「掌印夫人」，其實是被吃白食的人逼出來的。如此一來，印章便真的有了「妙用」了。



王嘉裕

### 花看半開

在一個清閒的日子裏，刷著手機看到一個漫畫上，有這麼一句話：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醺，方是人生美妙時。於是停下來想了一想，這句話是這麼耐讀，它說得多有道理。

一朵花最美麗的時候，也許並不是它開得最盛的時候，儘管那時候它的顏色是那麼鮮艷，花瓣是那麼的飽滿，但其實這朵花最美麗的時候是花開一半時，這種美麗並不是局限於它當時的模樣，而是從這花開一半的光景裏，我們能想像它更美麗的時刻。花看半開，看的哪裏是當下的模樣，而是寄託在它身上的一些期待和憧憬，花開了一半，意味著它將會愈開愈漂亮，而那漂亮會到達何種程度？這就給了我們美麗的想像，也是美好的期待。那為什麼又說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醺，方是人生美妙時呢？這句話可以引伸到我們生活中去。

在思考時，又想起了我們平時在一些美好時刻，總會許下很多的願望。好像永遠都不知道滿足一樣，希望我們凡事順順利利，希望什麼事情都能達到圓滿、完美。也許我們處於幸福中，卻還是想要更多。是的，常常聽到有人說想要滿滿的幸福，但是滿滿的幸福就一定是好嗎？我看並不一定，我們可以仔細想一想，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醺，這都只是達到一半一半的程度而已，為什麼又說這是人生美妙時？和花開一樣，如果一朵花開到最絢爛，那麼迎接的是即將衰敗，它就會一天比一天更加敗落，而如果一壺好酒，我們要將它喝成一個爛醉，那豈不是辜負了這壺美酒嗎？喝成爛醉之後，我們哪裏還能夠品嘗出它的美呢？

而在生活中也是一樣，如果我們的幸福已經達到了一個「滿」字，如果凡事都特別順利，不再有點憂慮，到了那樣的程度就是完美

嗎？不，其實這樣的道理是多麼樸素又簡單，月盈則虧，月亮太圓了，那麼往後的一天就會慢慢虧缺。所以我們不用期待生活能夠達到十全十美，也許現在我們的的生活還是會有一些煩惱和憂慮，有些事情還是未能達到我們的心意，但是保持着積極向好的心理，把目光看得更加長遠。一朵花開到一半就是最美麗，我們的生活能夠保持基本的美好，就代表着還會向着更好的方向發展。說到這裏，想起平時有些創業朋友會跟我分享創業道路上的酸甜苦辣，「創業就像爬山一樣，我們只是爬到半山腰，但不知道山有多高」。

其實這也是和「花看半開」一樣的道理，無論是我們的生活還是我們的專業發展，到達一半一半的程度，就值得我們期待，值得我們歡喜，因為更美好的即將到來。難道不值得期待嗎？